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一百六至一百十

詳校官編修臣邱庭漋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監丞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張炳

宋史卷一百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禮志第五十九

禮九吉禮九

宗廟之制

宗廟之制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

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曽祖禰四廟而已唐因立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曽四代崇建廟室於是判太常寺竇儼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曽祖中丞府君曰恵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

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皇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二年十月祔明憲皇后杜氏於宣祖室太平興國二年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

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奉太宗神主祔廟以懿德皇后符氏配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

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絶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按春秋正義躋魯僖

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仁敬文武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

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

詔都省復集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為一代如臣等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

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按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

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溫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

弟相為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

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
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景德元年有司詳
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按唐睿宗昭成肅明二
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名臣
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
驃騎將軍温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
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
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

何二氏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
二夫人禮官韋肅議與舒同晷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
人並祔於理為宜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
殊在尊親則一請同列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尚書省
集議咸如禮官之請祔神主於太廟乾興五年十月奉
真宗神主祔廟以章穆皇后郭氏配康定元年直秘閣
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
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

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令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舡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盝鈿床請别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嘉祐年仁宗將祔廟脩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為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

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
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
十一世而六世唐之廟十一世而九世國朝太祖之室
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
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
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
七世之禮盧士宗司馬光以為太祖已上之主雖屬尊
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

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祖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玄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抃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

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毁其廟遷其主攷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治平四年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於九月奉安八室

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熙寜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毁其廟而藏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于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

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旣不可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于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

之所起奉以為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攷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攷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

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爲非則周人別廟姜嫄不可謂非禮秘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㕘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帝以維之説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在右爲尊爲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爲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爲非始

祖之説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顏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爲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毁身自爲祖鄭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世近上有親廟則擬祖上遷而太祖不毁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毁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毁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琅邪王德文

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為太祖中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詔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張昭任徹之徒不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按建隆四年親郊崇配不

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意請畧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別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棁請即景靈宮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爲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爲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

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
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帝問配
天孰始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然
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始祖遷順祖神主夾室以僖
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以
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元豐元年詳定
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
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

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毁如周以后
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
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
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
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説者以昭常為昭
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
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

南面北上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宫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為穆正得祖宗繼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彦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為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踈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於親廟四時之祭享嘗

乃止不及大祭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為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新廟於始祖之西畧如古方明壇制有詔俟廟制成日取旨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廟成並遵古制從之二月慈聖光獻皇后

祔廟前二日告天地社稷太廟皇后廟如故事至日奉神主先詣僖祖室次翼祖室次宣祖室次太祖室次太宗室次太宗與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同一祝次享元德皇后慈聖光獻皇后異饌位異祝行祔謁禮次真宗室次仁宗室次英宗室禮畢奉神主歸仁宗室元豐六年六月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升祔準章獻明肅章懿二后升祔禮畢遞享太廟止行升祔享禮及祭七祀權罷孟冬薦享仍以配繼先後為序八年禮部太常寺言

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與簡穆皇后祧藏於西夾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于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紹聖元年二月祔宣仁聖烈皇后于太廟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

而八宜深攷載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先是李清臣為禮部尚書首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為門下侍郎論者多從其議惟京佃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辟說甚力帝迄從焉六月

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即是不得祔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置使脩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廟室未備行禮有期權宜升祔隨即增脩比之前代設幄行事者不為不至詔依初旨行之廼祔哲宗神主于夾室崇寧二年祧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居翼祖簡穆皇后石室之次五年詔曰

去古既遠諸儒之説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内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毁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與本朝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

九廟禮無不稱乃命鐸為脩奉使增太廟殿為十室四年十二月復翼祖宣祖廟行奉安禮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亞終獻之樂舞焉高宗建炎二年奉太廟神主于揚州壽寧寺三年幸杭州奉安于温州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廟神主宜在國都今新邑未奠當如古行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建太廟于臨安奉迎安置

宋史卷一百六

宋史卷一百六考證

禮志九唐因立親廟○因字下通考有隋制二字義較明顯

宋史卷一百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禮志第六十

禮十吉禮十

禘祫

宗廟之禮每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唯親郊封祀

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謁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其祔祭春祀司命及户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惟臘享禘祫則徧祀焉禘祫之禮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晝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按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為祫享仁宗天聖元年禮官言真宗神主祔廟已行吉祭三年之制又從易月之文自天禧二年四月禘享至今已及五年合行

禘禮遂以孟夏薦享爲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神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爲祫享詔恭依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以宰臣富弼爲祫享大禮使韓琦爲禮儀使樞密使宋庠爲儀仗使參知政事曾公亮爲橋道頓遞使樞密副使程戡爲鹵簿使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宗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祫之禮所以合昭穆辯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

朝以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别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禮有别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議者議其非禮臣謂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列義當革正學

士孫朴等議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别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大中祥符中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皆預今甫欲親祫而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故邪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茍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舊禮臣等愚以謂如故便學士歐陽脩等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

文其不當祔者則有别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别廟之后列于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列于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列于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别廟之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于帝别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别廟之后位乃相絶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于廟則其尊自申而於

禮無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詔四后祫享依舊須大禮畢别加討論仍詔祫享前一日皇帝詣景靈宮如南郊禮衛士毋得迎駕呼萬歲有司言諸司奉禮攝儐儀令省牲依通禮改正祀儀散齋四日於别殿致齋二日於大慶殿一日于太廟尚舍直殿下設小次御坐不設黄道褥位七室各用一太牢每坐簠簋二甑鉶三籩豆為後無黼扆席凡出三閣瑞石篆書玉璽印青玉環金山陳于庭别

廟四后合食牲樂奠拜無異儀故事七祀功臣無牲止於廟牲肉分割知廟卿行事請依續曲臺禮共料一羊而獻官三員功臣單席如大中祥符加褥十月二日命樞密副使張昇望告昊天上帝皇地祇帝齋大慶殿十一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圭乘輿至大慶殿門外降輿乘大輦至天興殿薦享畢齋于太廟明日帝常服至大次改衮冕行禮畢質明乘大輦還宮更服鞾袍御紫宸殿宰臣百官賀升宣德門肆赦二十一日詣諸觀寺行

恭謝禮二十六日御集英殿爲飲福宴治平元年有司
準畫日孟冬薦享改爲祫祭按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
吉禘三傳譏之真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
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
期内按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元
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
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内禮未應祫明年未禫
亦未應禘至六月即吉十月合行祫祭乞依舊時享庶

合典禮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議曰同知太常禮院吕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十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禘祭謂之始禘是冬十月行祫祭明年又行禘祭自此五年再為禘祫喪除必有禘祫喪除必有禘祫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祫未嘗權罷唯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冬矣其禘祫

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祫祭明年四月行禘祭仍如夏卿議榷罷今年臘享熙寧八年有司言巳尊僖祖為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巳尊始祖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禘祫著為定禮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又分為二說鄭氏則曰前三

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徐邈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實為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而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煩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本朝自慶歷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

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即此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歷以来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氏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禴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禘享更為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正請每禘祫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

其郊禮親祠準此又言禮不王不禘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太祖受命祭四親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説禘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失禮莫甚今國家世系與四代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見祖系乃可以行神宗謂輔臣曰禘者本以審禘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後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已

而詳定所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按禮祝延尸入奥灌後乃出延牲延尸主出于室坐于堂上始祖南面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于堂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穆北徙堂上之饌于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禮部言合食之禮始祖東面昭南穆北者本室中之位也今設位户外祖宗昭穆別為幄次殆非合食之義請自今祫享即前楹通設

帳幕以應室中之位大觀四年議禮局請每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則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又請陳瑞物及代國之寶與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南渡之後有祫而無禘高宗建炎二年祫享于洪州紹興二年祫享于温州時儀文草創奉還祖宗及祧廟神主别廟神主各設幄合食于太廟始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五年吏部

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為重祫大禘小則祫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

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
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
在上當時大祫上列昭穆而虚東向葢終不敢以非受
命之祖而居之也曁熈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
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説乃俾章衡
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向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
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巳而又欲罷太祖
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為然元

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蔡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宫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朝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祫享廟戲于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于東西饋食于

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于南北後世祫享一于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毁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廹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熙寧之禮為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

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于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宰相趙鼎等奏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紹熙五年九月太

常少卿曽三復亦言請祧宣祖就正太祖東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乞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令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為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遷藏在西夾室至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議乃復祔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

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太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詔從之閏十月權禮部侍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于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于西夾室實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享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

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来太祖而上毁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為可詔從之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云準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羣議雖多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不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别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毁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

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
時暫東向之故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
祖兩朝威靈相與校強弱于冥冥之中令但以太祖當
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
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
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
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

之廟皆萬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頤以為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為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故欲堅守二賢之說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說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說熹先以所論

畫為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豈不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徑自批出熹方懲内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時宰臣趙汝愚既以安石之論為非異議者懼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以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

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東室尚虚熹以為非所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盖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慶元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言已於太廟之西别建僖祖廟及吿遷僖順翼宣帝后神主詣僖祖廟奉安所有今年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

行禮次詣太廟逐幄次行禮理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
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見近世大儒
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說甚
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
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
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
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為有負謹為二說以獻其一
純用朱熹之說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為圖謂僖

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于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于古而宜于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于此而垂祐于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

朝之制而參以朱熹之說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来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為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

後有蔵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朱朝廷若能舉行朱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為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侍從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
宋史卷一百七

宋史卷一百七考證

禮志十後世朝制同堂○朝字當是廟字之訛

諸室皆列其左右○右字當是古字之訛連下爲句葢

太祖居右則諸室皆列其左不得更有左之左也

廟踐於堂○廟字當是朝字之訛

宋史卷一百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一百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禮志第六十一

禮十一 吉禮上

時享 薦新 加上祖宗謚號廟諱

時享太祖乾德六年十月判太常寺和峴上言按禮閣新儀唐天寶五年詔享太廟宜祭料外每室加常食一

牙盤將來享廟欲每室加牙盤食禘祫時享亦準此制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太常禮院言今月二十三
日臘享太廟緣孟冬已行時享冬至又嘗親祀按禮每
歲五享其禘祫之月即不行時享慮成煩數有爽恭虔
今請罷臘日薦享之禮其孝惠别廟即如式從之淳化
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禮院言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前期
朝享太廟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每遇親祀設朔望
兩祭乃是十一月内三祭太廟兩室又行奏告之禮煩

則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去臘享日月相隔未為煩數欲望權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臘享如常儀從之真宗景德三年正月晝日乙卯孟享太廟其日以鄆王外攢改用辛酉十月十日孟冬薦享其月明德皇后園陵有司言故事太祠與國忌日同日者其樂備而不作今請如例從之四年七月以莊穆皇后祔享權停孟享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帝謂王旦等言來年正月十一日孟享太廟而有司擇八日宴已在享廟致齋中又

七日上辛祀昊天上帝王欽若言若移宴日避祀事即自天慶節以來皆有所妨馮拯言上辛不可移薦享宗廟是有司擇日於禮無嫌帝曰當詢禮官終以契丹使發有常期又將西巡故不及改八年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準詔以太廟朔望上食品味令臣詳定望自今委御厨取親享廟日所上牙盤例參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饌造上副聖心式表精慤詔所上食味委宮闈令監造訖安仁省視之神宗元豐三年十月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嘗蒸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禮備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蒸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鴈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籩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六年十一月帝親祠南郊前期三日奉仁宗英宗徽號册寳于太廟是日齋于大慶殿翌日薦享于景靈宮禮畢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至太廟宰臣百官班迎

于廟門侍中跪請降輅帝却乗輿步入廟趨至齋宫翌日帝服鞾袍至大次有司奏中嚴外辦禮儀使跪奏請行事帝服衮冕以出至東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帝執以入宫架樂作升東階樂止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祝宫闈令奉諸室神主于坐禮儀使賛曰有司謹具請行事帝再拜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宫架樂作至洗南北向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瓚拭瓚訖執圭宫架樂作升堂樂止登歌樂作殿中監進鎭圭帝搢大圭執鎭圭詣

僖祖室樂止登歌奏瑞安之曲至神坐前北向跪奠鎮圭于繅藉執大圭跪三上香執瓉祼地奠瓉奉帛奠訖執圭俛伏興出戶外北向再拜内侍舉鎮圭以授殿中監至次室行事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興安之樂作文舞九成止禮部戶部尚書以次官奉逐室俎豆宮架豐安樂作奠訖樂止帝再詣罍洗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洗南北向立樂止帝搢圭盥帨洗爵拭爵訖執圭宮架樂作帝升東階樂止登

歌樂作至禧祖室樂止宮架樂作帝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奠爵執圭俛伏興出户外北向立樂止太祝讀册文帝再拜詣次室皆如前儀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亞獻以次行事如前儀樂止帝詣飲福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宮架僖安樂作帝再拜搢圭跪受爵祭酒三啐酒奠爵受俎奠俎受搏黍奠黍豆再受爵飲福酒訖奠爵執圭俛伏興再拜樂止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太常博士徧祭從祀

配享功臣户部禮部尚書徹俎豆登歌豐安樂作徹訖樂止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皆再拜宮架興安樂作一成止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入諸祏室禮儀使跪奏禮畢登歌樂作帝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出東門殿中監受大圭歸大次樂止有司奏解嚴轉仗赴南郊初國朝親享太廟儀物有制熙寧以來率循舊典元豐命官詳定始多損益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古者納牲之時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詔於室今請改正儀

注諸太祝以毛血薦於神坐訖徹之而退唐崔沔議曰毛血盛於盤開元開寶通禮及令儀注皆盛以豆禮以豆盛葅醢其薦毛血當盛以盤又言三牲骨體俎外當加牛羊腸胃豕膚俎各一又古者祭祀無迎神送神之禮其初祭及末皆不當拜又宜令户部陳歲貢以充庭實如古禮仍以龜為前金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又周禮大宗伯之職凡享莅玉鬯今以門下侍郎取瓚進皇帝侍中酌鬯進瓚皆未合禮請命禮部尚書奉瓚臨

卷禮部侍郎奉槃以次進皇帝酌卷祼地訖侍郎受瓚

并槃而退又言皇帝至阼階乃令太祝宫闈令始奉神

主置于坐行禮畢皇帝俟納神主然後降階並從之又

言神坐當陳于室之奥東面當行事時皇帝立于户内

西向即拜于户内有司攝事晨祼饋食亦立于户内西

向更不出户而拜其堂上薦腥則設神坐于扆前南向

皇帝立于中堂北向有司攝事同北詔俟廟制成取旨

又請諸廟各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于户内之東西

面皇帝行三獻禮畢於此受嘏又言每室所用几席當如周禮改用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凡祭祀皆繅次各加一重并莞筵一重為五重又言古者宗廟九獻皇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事沿襲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室室中神位不在奥堂上神位不當扆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奥東面堂上設神位于

戶外之西南面皇帝立于戶內西面祼鬯為一獻出戶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為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面行饋食薦熟之禮為三獻詔並俟廟制成取旨又請三年親祠并祫享及有司攝事每室並用大牢及制幣宗廟堂上焫蕭以求陽而有司行事焫茅香宜易用蕭灌鬯於地以求陰宜束茅沃酒以象神之飲凡幣皆瘞于西階東冊則藏有司之匱又請除去殿下板位及小次而設皇帝板位于東階之上西向又請凡奏告

祈禱報謝用牲牢祭饌並出帝后神主以明天地一體之義又古者祭祀兼薦上古中古及當世之食唐天寶中始詔薦享每室加常食一牙盤議者以為宴私之饌薦寢室而不可瀆於太廟宜罷之古者吉祭必以其妃配不特拜請奠副爵無特拜儀禮曰嗣舉奠請皇帝祭太廟既灌之後太祝以斝酌奠于鉶之南俟正祭嘏訖命皇子舉奠而飲又請命刑部尚書一員以奉大牲兵部尚書一員奉魚十有五仍令腥熟之薦朝享四孟及

臘享皆設神位于户内南向其祼將于室朝踐于堂饋熟于室則於奥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當筵前設饋食之豆八加豆八以南為上鉶三設于豆之南南陳牛鉶居北羊鉶在牛鉶之南豕鉶在羊鉶之南羞豆二曰酏食糝食設于薦豆之北大羹湆盛以登設于羞豆之北九俎設于豆之東三三為列以南為上肵俎一當腊俎之北縱設之牲首俎在北牖下簠簋設于俎南西上籩十有八設于簠簋之南北上

戶外之東設尊彝西上南肆胙階之東設六罍其三在西以盛玄酒其三在東以盛三酒堂下陳鼎之位在東序之南居洗之西皆西面北上匕皆加于鼎之東俎皆設于鼎之西西肆胏俎在北亦西肆若廟門外則陳鼎于東方各當其鑊而在其鑊之西皆北面北上又請既晨祼諸太祝入以血毛奠神坐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于鬱鬯貫以膋燎于爐炭祝以肝膋入詔神于室又出以隋祭于戶外之左三祭于茅俎當饋熟之時祝

取菹擩于醢祭于神坐前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祭如初藉以白茅既祭宮闈令束而瘞之于西階東若郊祀天地則當進熟之時祝取菹及黍稷肺祭于正配神坐前各三祭畢郊社令束茅菹而燔瘞之祀天燔祭地瘞縮酒之茅或燔或瘞當與隋祭之菹同又言古者吉祭有配皆一尸其始祝洗酌奠奠于鉶南止有一爵及主人獻尸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亦止一爵請罷諸室奠副爵其祫享別廟皇后自如常禮應祠告天地宗廟社稷

並用牲幣如唐置太廟局令以宗正丞充罷攝知廟少卿而宫闈令不預祠事又言晨祼之時皇帝先搢大圭上香祼鬯復位俟作樂饋食畢再搢大圭執鎮圭奠於繅藉次奠幣執爵庶禮神並在降神之後從之八年太常寺言故事山陵前宗廟輟祭享朔望以内臣行薦食之禮俟祔廟畢仍舊令景靈宫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元祐七年詔復用牙盤食舊制並於禮饌外設元豐中罷之禮官呂希純建議曰先

王之祭皆備上古中古及今世之食所設禮饌即上古中古之食牙盤常食即今世之食議者乃以為宗廟牙盤原於秦漢陵寢上食殊不知三代以來自備古今之食請依祖宗舊制薦一牙盤從之乃更其名曰薦羞希純又請帝后各奠一爵后爵謂之副爵今帝后惟奠一爵共享瀆禮莫甚請設副爵亦如其儀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太廟每享各設太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蒸嘗失禮尤甚請今四時之享不設太尊又

言圭瓚之制親祀以塗金銀瓚有司行事以銅瓚其大小長短之制皆不如禮請改以應古制又言太廟圭瓚別廟璋瓚舊用珉石請改用玉又言新定太廟陳設之儀盡依周制籩豆各用二十有六簠簋各八以籩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右為上羞籩二為第一行朝事籩八次之饋食籩八又次之加籩八又次之豆二十有六為四行以左為上羞豆二為第一行朝事豆八次之饋食豆八又次之加豆八又次之簠八為二行在籩之外簋八

爲二行在豆之外籩豆所實之物悉如周禮籩人醢人之制惟簠簋以稻粱簋以黍稷而茅俎以專蜓醢以蜂子代之又言宗廟之祭用太牢而三鉶實牛羊豕之羮固無可論者至於太羮止設一登以少牢饋食禮考之則少牢者羊豕之牲也佐食羞兩鉶司士進湆二豆三牲之祭鉶既設三則登亦如其數請太廟設三登實牛羊豕之湆以為太羮明堂亦如之高宗建炎四年奉安神主于溫州權用酒脯紹興五年臨安府建太廟始用特

羊十年改用少牢其廟享之禮七年祀明堂于建康以
徽宗之喪太常少卿吳表臣援熈寧故事謂當時英宗
喪未除不廢景靈宮太廟之禮翰林學士朱震以為不
然謂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行事孰謂三
年之喪而可以見宗廟行吉禮乎吏部尚書孫近等言
按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蒸嘗禘於
廟杜預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常祀自當如舊又
熈寧元年神宗諒闇用景德故事躬行郊廟之禮令明

堂大禮已在以日易月服除之後皇帝合享太廟所有
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三十二
年孝宗即位擇日朝享太廟禮部言牲牢禮料酒齊等
物並如五享行之紹熙五年寧宗即位時有孝宗之喪
閏十月浙東提舉李大性言自漢文帝以來皆即位而
謁廟陛下龍飛已閱三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鑾輿屢
出過太廟門而不入揆之人情似為闕典乞早擇日恭
謁太廟詔迺遵用三年之制吏部員外郎李謙請以來

年正月上日躬行告廟之禮禮寺以為俟皇帝從吉討論施行理宗即位行三年之喪初行明堂朝享以大臣攝事即吉後始行親享之禮

薦新太宗雍熙二年十一月宗正寺言準詔送兎十頭充享太廟按開寶通禮薦新之儀諸僖祖室戸前盥洗酌獻訖再拜次獻諸室如上禮遂詔曰夫順時蒐狩禮有舊章非樂畋遊將薦宗廟久隳前制闕孰甚焉爰遵時令暫狩近郊既躬獲禽用以薦俎其今月十一日畋

獮親射所獲田禽並付所司以備太廟四時薦享著為令景祐三年宗正丞趙良規言通禮著薦新凡五十餘物今太廟祭享之外唯薦冰其餘薦新之禮皆寢不行宜以品物時新所司送宗正令尚食簡擇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以薦之於是禮官宗正條定逐室時薦以京都新物略依時訓協用典章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卵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彘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

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穄配以鷄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茭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兎果以栗蔬以藷蕷仲月羞以鴈以麞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犧以下令御厨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又太常禮院言自來薦冰惟薦太廟逐室帝主后主皆闕謹按朔望每室牙盤食帝后同薦又按禮有薦新如朔奠詳此獻祀帝后主別無異等之義今後前廟逐室后主欲乞四時薦新並如朔望

牙盤例后廟奉慈廟如太廟之禮皇祐三年太常寺王
洙言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擇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
損敗自今令禮部預爲關報於次日薦之更不擇日元
豐元年宗正寺奏據太常寺報選日薦新兎諸與栗黄
今三物久粥於市而廟猶未薦頗違禮意蓋節序有蚤
晏品物有後先自當變通安能齊一又唐開元禮薦新
不出神主今兩朝薦新及朔望上食並出神主請下禮
官參定所宜詳定所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

日不岀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天子諸侯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為限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議以呂紀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於是更定四時所薦凡二十八物除依時禮月令外又增多十有七品雖出一時之議然歲時登薦行之已久依於古則太畧違於經則無法今欲稍加刊定取其間先王所甞享用膳羞之物見於經者存之不經者去之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

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兎以栗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誠為闕典請季春薦鮪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諸與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沛宫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

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主仍俟廟成薦新于寢詔依所定如鮪闕即以魴鯉代之既而知宗正丞趙彥若言禮院以仲秋羗萌不經易以蒲白今仲秋蒲無白改從春獻大觀禮局亦言薦新雖繫以月如櫻筍三月當進或萌實未成轉至孟夏之類自當隨時之宜取新以薦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先王建祭祀之禮必得疏

數之中未聞一日之間遂行兩祭者也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内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月薦之亦何必同朔日哉自是薦新偶與朔祭同日詔用次日焉中興仍舊制

加上祖宗謚號太祖建隆元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謹按唐大中初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皇帝於宣政殿授玉冊遣宰臣以下持節奉冊赴太廟授冊日帝既御殿百僚

拜訖降階跪授册於太尉侯太尉奉册出宣政門然後升殿凡皇帝行禮皆太常卿贊導奉引奏可是月二十七日帝御崇元殿備禮遣使奉册上四廟謚號皇帝高祖府君册曰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上言伏以昊天有命皇宋勃興括厚載以開階宅中區而撫運夷夏蠻貊罔不獻誠山川鬼神罔不受職非臣否德肇此丕圖實頼先正儲休上玄降鑒既虔膺於大寶乃恥覯於遐源敢遵歷代之規式薦配天之號謹遣使司空兼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溥副使兵部尚書李
濤奉寳册上尊謚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帝高祖母
崔氏曰懿文皇后皇曾祖府君册曰伏以天命匪忱惟
歸於有徳人文設教必始於貽謀秉時既肇於興王報
本敢稽於尊祖非隆徽稱則大享何以配神非鏤良珉
則洪烈何由垂世方作猗那之頌永嚴昭穆之容謹遣
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册寳上尊謚曰恵元皇帝廟號順
祖皇曽祖母桑氏曰恵明皇后皇祖驍衛府君册曰伏

以人瞻烏止運叶龍飛非發源之長析派不能通上漢非積基之厚嗣孫不能有中區令人紀肇脩孝思罔極酌百王之損益薦四廟之蒸嘗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寶冊上尊謚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祖母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聖考太尉府君冊曰昔者流火開祥周發薦文王之號黃星應運曹丕揚魏祖之功咸因致孝之誠式展尊親之義爰遵大典亟上尊稱謹遣使王溥副使李濤奉冊寶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

宣祖禮畢羣臣進表奉慰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甲戌上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帝於朝元殿備禮奉祖宗尊謚冊寶再拜授攝太尉王旦奉之以出安太祖冊寶於玉輅太宗冊寶於金輅詣太廟奉上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玄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禮畢親行朝享之禮天禧元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謚二字僖祖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

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
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
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
帝禮畢羣臣拜表稱賀十一日帝行朝享之禮仁宗天
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曰文明武定章
聖元孝皇帝慶歷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加上真宗謚
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神宗
元豐六年五月改加上尊謚作奉上徽號十一月二日

奉上仁宗徽號曰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濬哲明孝皇帝又上英宗徽號曰體乾膺歷隆功聖德憲文肅武睿神宣孝皇帝哲宗紹聖二年正月帝謂輔臣曰祖宗謚號各加至十六字神宗皇帝今止初謚尚未增加宜考求典故以聞宰臣章惇等對曰祖宗加謚歲月不定真廟初加八字是天聖二年今神宗祔廟已十年故事加徽號必在南郊前謹如聖旨討閱以聞四月二十七日詔加上神宗皇帝徽號於大禮前三日行禮九

月十六日奉上册寶曰神宗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徽宗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更定神宗徽號曰體元顯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奉哲宗徽號曰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大觀元年九月加上僖祖徽號為十六字曰立道肇基積德起功懿文憲武睿和至孝皇帝政和三年十一月五日加上神宗哲宗徽號前二日皇帝御大慶殿奉神宗册寶授太師魯國公蔡京載以

玉輅奉哲宗册寶授少師太宰何執中載以金輅並詣太廟幄殿奉安以俟四日皇帝詣景靈宫行禮赴太廟宿齋五日服衮冕恭上神宗册寶于本室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又上哲宗册寶于本室曰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次行朝享禮畢赴南郊青城宫紹興十二年十一月詔議加上徽宗徽號曰體仁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十三年正月九日皇帝御文德

殿命宰臣恭檜奏請太廟十日内殿宿齋文武百僚集於發册寳殿門幕次次禮儀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御幄前次分引百僚入就殿下東西廂向立定禮直官引奉册寳使侍中中書令舉寳舉册官詣殿下西階之西東向立俟齋室簾降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禮部侍郎奏中嚴外辦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當幄前俛伏跪奏禮儀使臣某言請皇帝行奉上徽宗皇帝發册寳之禮奏訖俛伏興簾卷前導官前導皇帝

出幄執大圭詣冊寳幄東褥位西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上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前導還褥位西向立侍中中書令舉冊舉寳官升殿入冊寳幄舉冊寳官俱搢笏跪舉冊寳與侍中中書令奉冊寳進行皇帝後從降自西階至殿下褥位南向立禮儀使奏皇帝再拜舉冊官奉冊舉寳官奉寳皇帝搢大圭跪奉受冊寳使皇帝執大圭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持節者持節導冊寳進行出殿正門禮儀使奏禮畢皇帝釋大圭升自

東階入齋室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冊寶出北宫門奉冊
寶使以下騎從至太廟靈星門外下馬步從至太廟南
神門外次日文武百僚集於太廟幕次分別詣殿下再
拜冊寶使詣各室行奠獻禮次賛者引舉冊官舉冊舉
寶官舉寶禮直官引侍中中書令前導冊寶入自南正
門至殿西階下權置定各再拜次詣叡宗室冊寶使俛
伏跪奏稱嗣皇帝臣某謹遣臣等奉徽號冊寶奏訖俛
伏興舉冊官舉冊進中書令跪讀冊文舉寶官舉寶進

侍中跪讀寶文冊寶使以下各再拜至冊寶幄安奉禮畢以次退次文武百僚奉表稱賀紹熙二年八月詔上高宗徽號曰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慶元三年上孝宗徽號曰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嘉泰三年上光宗徽號曰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温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寶慶三年上寧宗徽號曰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咸淳二年上理宗徽號曰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

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並如紹興十三年儀注

廟諱紹興二年十一月禮部太常寺言淵聖皇帝御名見於經傳義訓者或以威武為義或以回旋為義又為植立之象又為亭郵表名又為圭名又為姓氏又為木名當各以其義類求之以威武為義者今欲讀曰威以回旋為義者今欲讀曰旋以植立為義者今欲讀曰植若姓氏之類欲去木為亘又緣漢法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止是讀曰國曰滿其本字見於經傳者未嘗改

易司馬遷漢人也作史記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而不持則傾於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淵聖皇帝御名欲定讀如前外其經傳本字即不當改易庶幾萬世之下有所考證推求義類別無未盡三十二年正月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簡穆皇后神主奉藏於夾室所有以後翼祖皇帝諱依禮不諱詔恭依紹熙元年四月詔令後臣庶命名並不許犯祧廟正諱如名字見有犯祧

廟正諱者並合改易嘉定十三年十月司農寺丞岳珂言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考國朝之制祖宗舊諱二字者皆著令不許並用又言欽宗舊諱二字其一從而從旦其一從火從亘皆合回避乞併下禮寺討論頒降施行既而禮寺討論所有欽宗孝宗舊諱若二字連用並合回避宜從本官所請刋入施行從之

宋史卷一百八